

睽違十多年再見香港觀眾直言懷念

日前，德雲社成立三十周年「郭德綱·于謙相聲專場環球巡演」收官站在香港啟德體藝館舉行，隨着郭德綱和于謙的出場，台下湧動起瘋狂而熱烈的掌聲，郭德綱笑着說：「非常開心這次收官表演回到咱們祖國的懷抱——中國香港舉行，這很有意義。十多年沒來香港了，這次來見見香港的父老鄉親們，我還是那個愛說相聲的小學生郭德綱。」表演圓滿進行，座無虛席。在港期間，郭德綱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，言談舉止間盡是對觀眾的感激以及對香港這座城市的真摯懷念。 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圖：主辦方提供



●「郭德綱·于謙相聲專場環球巡演」收官站在香港啟德體藝館舉行。

郭德綱

三十年江湖路

鋒利留給舞台 柔軟留給生活

屋裏的燈光亮得有些晃眼，郭德綱走進來時穿了一件黑色的T-shirt，沒有舞台上那件標誌性的大褂，整個人顯得隨意了許多。于謙跟在他身後，照舊是一副雲淡風輕的模樣。說實話，見到他之前，記者心裏有些打鼓。舞台上的郭德綱，言辭犀利、反應極快，偶爾還帶着幾分「誰也不慣着」的江湖氣。可當他真正坐下來、開口說話的那一刻，那種預想中的距離感瞬間消散了。他對記者的態度，溫和得幾乎讓人意外——語速不快不慢，回答問題時總帶着笑，哪怕被追問一些重複或瑣碎的話題，也耐心地一一接下。

當被問及德雲社成立三十周年的感受時，郭德綱略微頓了頓，聲音比台上低沉柔和許多：「對相聲來說，對專業，對我們自己，這其實都是一個匯報。」他側過頭看了一眼于謙，像是在確認什麼，「從小學的是相聲，這一晃幹了半輩子了。能把德雲社幹到三十年，對自己是個交代。起碼沒荒廢時間，有這麼多人喜歡，心裏頭是一片感激。」

說「感激」這兩個字的時候，他的語氣異常懇切，像是一個老手藝人盤點自己半生營生時，發自肺腑的吐露。記者心中有種微妙的感覺：眼前這個人，和台上那個嬉笑怒罵的班主，似乎是同一個人，又似乎不完全一樣。

難忘觀眾風雨相隨

聊起三十年裏最難忘的瞬間，郭德綱輕輕「嗨」了一聲，擺了擺手：「你問我這個，五天也跟你講不完。德雲社這三十年，就是半本中國相聲史，裏頭事兒太多了。」可他隨即話鋒一轉，把所有的「難忘」都引向了一個方向——觀眾。

「十周年那場演出，我們演到凌晨兩點半，底下那麼多觀眾，一個都不走，就在那兒鼓掌。演完了，觀眾跟我們一塊兒去吃早飯。」他講得很細，彷彿每一個畫面都刻在腦子裏，「第一次去墨爾本演出，謝幕的時候，觀眾全體站起來，一邊流眼淚一邊鼓掌。在洛杉磯，一個老太太推門進後台，說得了癌症，是聽相聲熬過了那些難受的夜晚。」他攤開手，語氣裏沒有炫耀，只有感慨，「這種事，三十年裏數不過來。不是我們有多大能耐，是相聲太棒了，祖師爺留下這門子藝，我們能做這個，能讓大家開心，是多大福報。」明星們通常愛講些漂亮的場面話，郭德綱說

起的，卻大多是具體的人、具體的事；這段話他說得很輕，但穩穩落在空氣裏。

惦記香港的「甘草檸檬」

這次來香港，距離上一次已經十多年了。說起對香港的印象，郭德綱眼睛一亮，語氣也一下子活潑起來：「我這兩天瘋了一樣找香港那種醃製的甘草檸檬，袋裝的、小個兒的。跟人說了，三天都買不對，剛才我專門搜了圖片給他們看，這才找去了。」他一邊說一邊比劃，笑得像個終於被理解的小孩，「還有廟街一個小飯館，幾個老爺子掌勺，我以前總去吃。十年沒來了，我特意讓人去問了問——店還在，人還在，菜還在。雖然還沒吃上呢，但聽到這個消息，心裏瞬間就軟了一下，挺感動的。」這段話說得記者也笑了。沒想到郭德綱說起香港，最惦記的既不是舞台也不是維多利亞港，而是一袋檸檬和一家街邊小店。這種極具具體、極其生活化的「感動」，透露出練達如他，身上仍有一點對煙火氣的眷戀。郭德綱還補充道，「昨天我還去逛了逛荷李活道的古玩市場，一個個小店，我以前就愛逛，昨天還買了對核桃，挺開心。」

聊到香港演出的節目編排，他恢復了一個專業藝人的從容：「上台得先聊聊當地的風土人情，這是必備的技能，不用刻意創作。我們到了那兒，自然就知道怎麼跟觀眾聊天，把當地的東西融到節目裏去。」于謙在旁邊適時接了一句：「當地的東西就是你找了三天的那個檸檬。」郭德綱哈哈大笑。

兩個人對視一眼，那種合作半輩子的默契，不需要任何多餘的解釋。說到這，記者順勢問起兩人合作多年最大的感受。郭德綱轉頭看向于謙，「最大的感受就是『默契』。我們在台上，很多話沒說出來，對方就知道你要幹嘛。這很難得。」當記者分享起自己上學時也有說過相聲的經歷，郭德綱笑着調侃起來：「知道這行有多難吧？知道你為什麼改行了吧？沒找着好捧場的。」全場哄堂大笑，于謙端着茶杯抿了一口，笑而不語。

相聲是一種神奇偉大的藝術

當被問及「相聲最大的魅力」時，郭德綱收起了玩笑，認真起來。他的語調依然溫和，但多了幾分不容置疑的鄭重：「少則幾

百人，多則上萬人——我們演過兩萬八千人的場館——幾萬人跟着你的敘述走。你讓他安靜就安靜，讓他鼓掌就鼓掌，讓他笑就笑，讓他感動就感動。你不覺得這是很神奇、很偉大的藝術嗎？」他頓了頓，回憶起某次春晚邀約，「當時哈導說，希望你來，讓這麼多人在除夕夜聽相聲，是多大的福報。那句話很打動我。」他雙手交叉放在桌上，「你站在那兒能讓大夥兒開心，這意義太大了，是其他行業帶不來的。」

談到創作，他罕見地露出一絲嚴肅：「創作相聲跟寫劇本、寫小說完全不一樣，最好是相聲藝人自己寫。你參加過社團就知道，那是玩玩，但真入這行太難了。拿同樣的精力做別的，可能大有成績，但在這兒可能一輩子就淹沒了，因為它強調演員的獨特性，不是每個人都行的。」他說這番話時，沒有居高臨下的說教，更像是一個過來人在平靜地陳述一個殘酷的事實——溫和，但毫不粉飾。

最後，記者問他對德雲社下一個三十年的期待。郭德綱往後靠了靠椅背，露出整場發布會最「郭德綱」的一個表情——帶着一點點犀利，但更多的是透徹的淡然：「我從來不做這種計劃。不像別的公司，明年要掙多少多少錢，我從沒做過。你明年沒做到怎麼辦？解散嗎？」他搖了搖頭，「隨遇而安，隨運而安。知道自己幹嘛的，就好好往前走。逢山開道，遇水搭橋。定那些沒意義的目標，犯不上。」

採訪結束後，記者拿起包給郭德綱簽名留念，寫完之後他抬起頭，把東西遞還給記者，臉上帶着笑，忽然問了一句：「開心嗎？」記者愣了一下，隨即脫口而出：「開心啊！」郭德綱聽完，笑意更深了，點了點頭，說：「那應該是挺開心的。」彷彿這個回答比任何掌聲都讓他滿意。那一刻，站在記者面前的不再是那個在舞台上嬉笑怒罵、在江湖傳言裏刀槍不入的郭德綱，只是一個會因為別人開心而跟着開心的、溫和的中年人。

記者離開後，心裏還在回味那句「開心嗎」。台上那個鋒芒畢露的郭德綱，和眼前這個認真簽名、笑着問別人開不開心的郭德綱，構成了某種迷人的反差。「開心嗎」也是採訪中郭德綱重複頻率最高的話，似乎令人開心不僅是他的藝術追求，也變成了一種具體的生活哲學。三十年江湖路，郭德綱把鋒利留給了舞台，把柔軟留給了生活。而這，或許才是他最真實的樣子。



●郭德綱(左)與于謙一同接受訪問。記者丁寧攝



●一眾德雲社演員齊聚香港站演出現場。



●郭德綱(左)和于謙感謝現場觀眾的支持。



●演出現場座無虛席。

劉震雲：文學的作用是把嚥到肚子裏的心事打撈出來

在紙質閱讀日漸式微的當下，中國作家劉震雲的長篇小說《臧的玩笑》賣出超一百萬本。他早前在跨界對話小米集團創始人雷軍時，表示文學的作用，就是把嚥到肚子裏的心事，一點一滴打撈出來。劉震雲已先後獲得茅盾文學獎、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、意大利國際南北文學獎等榮譽，《溫故一九四二》《我不是潘金蓮》《一日三秋》等作品被譯成數十種語言走向全球。作為今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的閱讀推廣形象大使，劉震雲在五天的會期裏參與了8場活動，堪稱全場最忙作家。

在對話多國漢學家的現場，眾人論及中外翻譯如何體現本地文化特色。以《我不是潘金蓮》為例，各國在作品落地時都進行了本土化改名，如阿拉伯

語、瑞典語譯本譯作《中國式的離婚》；土耳其譯本改為《我沒有殺害我的丈夫》，在當地女性讀者中收穫共鳴；西班牙語譯本的书名意為「我不是不守婦道的女人」，適本土閱讀習慣。在劉震雲看來，不同文化裏共通的人性，讓文學跨文化傳播這件事變得特別有意思。

在圖書博覽會多個活動現場，劉震雲分享了同一個故事。一次在餐館吃飯時，他碰到外賣小哥在等單間隙閱讀《一句頂一萬句》，後者請他簽名，兩人由此發生一段簡短對話，「小哥評價我書中人物做事都想得很清楚，但生活中的人往往被事情裹挾，常常忙得忘了為什麼做事」，對方一句「讀書，能夠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」給他留下深刻印象。

作品中的形象多是底層人物，但劉震雲說：「我不承認我寫過小人物。我也不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大人物。」他們心裏，有着很多你完全想不到的想法。」因此，在《臧的玩笑》一書中，裁縫在裁衣關口之餘，心心念念的是「秦始皇為何離世，仍有兵馬備相伴？」「世人如何活着，又將如何離去？」

早前在對話現場，雷軍借「玩笑」之名回應了此前在武漢「過早」（吃早餐）被小女孩吐槽「吃早餐還要這麼多人拍照」，「大家看到這些報道的時候，笑一笑就好」。劉震雲則從文化和社會心理角度分析，認為很多時候世上沒有絕對真相，只有不同的角度。結合書名《臧的玩笑》，劉震雲說，



●劉震雲和雷軍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現場對話。

中新社

「任何人都可能把自己活成一個玩笑，都有把玩笑和眼淚嚥到肚子裏的時候。而文學有一個作用，就是把嚥到肚子裏的心事，一點一滴打撈出來。」

●中新社